



儒志編序



士有起于鄒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
之先卓有所知而能自立于世者其
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
而託於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
覺者易先民而知者難昔韓退之著
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

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而以
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不過因文以
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
矧能真見天人性命之理入道勝復
之功措之言語文字之間平心精實
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宋嘉先哲
王氏景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

景山舉進士以所知者不合退與其
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
關略失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叅諸
王氏譜牒中手自校正間以示予予
謂自軻氏之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
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
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

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求知道養
德以充其內惟務騁辭術術以競乎
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
後託之於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
王褒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為尚沿
及隋唐愈衰愈下徒託空言而無實
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

相望號于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為
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為兩物
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
作瀟溪者出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
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
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啓伊洛者孟氏
之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

觀望倚藉而能不以近代儒宗之所
習者為師超然心領神會於千載之
上言皆治國脩身之要見匪扣盤捫
燭之為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其言曰
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
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闡皇極
之門非有所見而能為是言哉所恨

僻處海隅不能廣其傳於天下撫卷
之餘豈勝感嘆循頤何人而足為公
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故不敢
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鏗梓以傳而自
不知其為固陋也

弘治己未八月中秋日新安汪循序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不昧其德固固也...

與

儒志編

子知珠

復者性之宅也無妄者誠之原也大畜者道之歸也順者德之施也故君子復足以知性無妄足以立誠大畜足以有容順足以育物知其復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立誠立其誠則能畜德畜其德則能發育萬物而與天地配矣中庸之言推乎人性贊天地而育萬物其原於此乎誠者成也所以成人也人而不誠禽獸矣擇焉君子處則其身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形容不欺芻木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

昏動而不欺愚情欲其欺朝廷君臣之間難矣
我夫誠者微也誠於心人莫之見也接於物亦
莫之見也由人服而物化之然後見焉及其至
也充乎天地之大此其著可知也矣
收放心者莫善於存誠我勿問其所至速自省
而已矣凝目於鼻遊心於帶是制心者也非治
心者也坐則見其存於室行則見其立於輿是
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天地之化日月之明四
時之行萬物之變皆備於我吾則內充焉聖人
之用心如斯而已爾

人莫不知懼而未嘗能懼有人焉中夜息于幽
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乎此
時思其一日之不善者惕然而懼是其心豈異
於人哉東方且明衣冠而出視聽之官與物雜
往雖驅之陷穽水火之中而不知避焉其中夜
幽室之心已蔽於物矣舜與周公坐以待旦急
吾行而不忘也當其已旦之時其心與若人豈
如天地之相絕哉能勿夜耳彼昏昏者使不忘
中夜之心吾烏知其非君子歟詩曰在彼無惡
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或曰君子無往而不樂樂必有道乎曰治心曰
治心矣本曰毋縱毋拘毋從物毋追往富貴我
自有也敢問何謂毋縱毋拘曰人之心良心也
縱則不存拘則不息今有馬日行千里是良馬
也一旦作而乘之不施銜轡而欲至乎千里雖
終日馳騁不出百里之內焉以東西南北失其
所從之道也一旦捨我鞭策加我銜勒引而約
之終日蹢躅雖善千里而不能千里矣是縱者
失其制也拘者失其動也制者非人之所謂制
也使之由其道也動者非人之所謂動也使之

適乎用也何謂毋從物曰吾明內融如鑑然物
過乎外吾非從也至乎吾前則見見則明明則
舍舍則勿逐耳無若楚大夫然楚大夫侈於人
能方手畫圓為規右手斲方為矩目視象教而
口誦訓謨舉楚國以為莫及也及議楚國之政
曾不逮乎市人中國之為士者笑之豈不用心
於小而蔽於大者乎何謂毋追往曰失則還之
復則安之長其義無害其氣拂其偏無亂其志
赫然見於往來吁以息又矣益哉遠息吾心而
已矣何謂富貴我自有曰公卿之爵萬鍾之祿

於我外也仁義忠信於我內也有諸內而受諸外曰分有諸內不獲諸外於我何損哉是民之不幸也三畝之宅六尺之軀萬鍾皆備於我也不曰富貴皆吾自有乎孔子曰無入而不自得焉蓋所從樂也我之所自樂者良樂也威刑不能移慶賞不能益耳無聞目無見其大也與天地同和豈曰小豫哉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伐不求何用不威或曰治心之道既聞命矣敢問君子有言養氣若何曰氣勿後勿枉勿問勿知善養心者善養氣也心動則氣窒心外慮

則氣昏耗矣莫不原乎心焉何謂後何謂枉曰齊人有為士師者獄久不決一旦吏以復告則奮然怒且罵攘臂振首作而大呼將極諸暴而後已法者達乎天下者也獄者彼罪而上致之何與我哉畏刑而無實天下之通情也而怒動乎氣是枉也指乎東則東馳焉指乎西則西馳焉可以無視而視焉可以無聽而聽焉是後也勿問勿知何謂也曰知者於我治不知者於我勿治也今隣人鷄啄吾粟既驅去之又從而詈之甚者擊殺其鷄絕其隣是亦愚而已矣君子

平其心順其氣與天地四時同其動靜雖天下之物雜至焉能干我哉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學者之言曰性善也情惡也莫善於性莫惡於情此賊夫情者之言不知聖人之統也夫情本於性則正離於性則邪學者不求其本離性而言之奚情之不惡今有人入於放辟邪侈之途指之曰情惡也不原乎放辟邪侈在我則本無有焉執心不正而後入也賢者之於情非不動也能動而不亂耳

或曰孔子門人中問仁者同而吾之異夫子亦有異乎曰仁道甚大孔子常居其中有自四方而至則引而內之不以一隅指亦量其材而已君子隱顯同其心而曰獨則謹焉豈畏人而為是哉誠所存而已矣天下之心一也不以我之心求人之心暴也

雷莫不復於地惡莫不復於善亂莫不復於治復者本也善探其本者善言人之性也善言人之性者知天下之治亂也知天下之治亂者得復之本也

君子之道始於復成於泰極於夬小人之道始於姤成於否極於剝天地之數止於五故乾之上則亢坤之上則戰勢之使然事固有極而不反者故君子不可不謹

求我之蒙蒙也養正之蒙非蒙也

人皆謂孔子生而不偶世而道不克大用不若得其位可以行其道吾不信也孔子之道見乎六經以至于今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尊卑上下各有分服而脩之者循循如也其用如水火人非水火不生其功無窮又豈止一時得位

而謂之道大用哉使孔子用於當時則六經之道固不若今之著矣夫得用者其文簡不得其用者其文備使孔子用而為君堯禹舜焉而已爾為之臣禹禹稷焉而已爾堯舜之書載行事者二典存焉禹稷之書載夫言者三謨存焉行道之跡傳人口聞人耳凡幾何固知其不廣且備也孔子章章乎六經萬世之人飲食衣服之所以生是豈不得其用也耶微孔子吾其失道左權矣

夫人又謂孔子賢於堯舜禹湯文武遠矣彼數

君有天下既沒或廟於陳或廟於冀或廟於亳
或廟於周而天下不得而通祀焉孔子既沒于
今舉天下郡邑得立廟而時祀之上至天子比
面而行禮焉豈不過於數君也哉嗚呼謂功德
過於堯舜孟子得之矣謂廟祠之建通天下得
而奉之韓子失之哉孔子之道又豈止得通天
下廟祀然後過於數君耶

或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三年反之民大悅居
桐不幸而太甲崩為伊尹者若之何曰率天下
戒嚴如喪君之禮然後請命于天舉湯嗣之賢

者相之奉太甲列于商廟北面而自悔焉可也
曰生也放之沒也奉之禮乎曰禮也蓋吾君也
不可以臣處也在伊尹矣為而不可

吾讀周禮終始其間名有經禮有方者周公之
志為不少矣其諸信然乎哉羅羽刺介此微事
也然猶張官設職矣聖人班班歟犇者不禁是
天下無禮也復讐而義是天下無君也無禮無
君大亂之道率天下而為亂者果周公之心乎
削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其存者寡矣聖人
不作孰從而取正哉吾雖不言蓋不敢不言也

○周之衰諸侯僭禮由伯禽始也為人臣受天子之禮行乎其邦後雖有僭者難乎問矣決後世之亂隄者伯禽之罪也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是惡夫僭也非頌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也是聖人之微意也其原伯禽受天子之禮樂乎以諸侯而僭天子吾後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是亦何頌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是亦不免乎強也且僖之政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而不能述

其罪抑亦不知其頌何從而興耶夫頌之美者不過文武而已聖人所以列於魯頌者得不亦以其強者哉書終於秦費亦猶是人莫知之也○說詩者謂鷓鴣之詩周公載王業之艱難也始於后稷至于文武積數十世而后得天下厥後辟王宜若鷓鴣然夫鷓鴣之有巢勞苦而後全俾勿壞詩之戒是也若推而及后稷以為有營天下之心則非矣信斯言也則苟有功德於民者常營天下矣說詩者之罪也或曰武王之為樂而孔子曰未盡善者何也曰

善哉問乎斯古人之猶難言也武王以數十世之仁一朝伐紂變天下之政若自我得之而樂又以武名孔子雖欲善之患後世將曰先王有以武取天下自以為功者是以未盡善也詔不可幾其亦異乎湯之獲矣

或曰四老避秦於商山義不辱於亂世者也漢作而天下歸之加禮不能屈善從其志矣漢欲易太子則于于而來若不相似然何也曰君子之隱知可止耳心豈忘於世哉嗣于天下之大本一搖則天下龍矣天下之民方出諸水火而

又驅之於塗潦忍坐視而不救乎四老可謂達乎義非于于者也

或曰有扈氏諸侯也啓天子而征之以天子而征諸侯宜曰征而孔子序書曰啓與有扈戰于有扈之野若敵然何也曰戰危事也知有扈之強也不曰征啓天子而失禮也古者天子六卿卿將一帥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嘗躬行也有扈不恭啓失其制故至大戰夏德衰矣孔子其憂乎夫達人之憂探人之患掩而取之者鄭伯也隱

居桓之位謂隱終於是矣使死來歸枋欲取許
田未果而隱弑桓故孔子原其意而誅之雖
假孰謂之假哉今世為鄭伯之行者衆矣皆誅
於孔子者也而世之士大夫莫之或非礪習歟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
干羽之舞予之言信也然苗之所以服我者班
師而已舜大聖人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臣也奉
君命以行師其舉苗猶反掌耳然自以謂克之
以威彼必不服意吾德有未至乎何苗之逆也
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

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之民不服猶且班師此
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之心不以威以威服
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況以
暴用師乎

知仁愛之公者可以為政於天下矣周公之詩
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知仁存焉耳鄭伯之詩
曰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知愛存焉耳二者之
心人皆有之君子所務擇也

或曰三良從穆公以死死非正也求殉者君之
罪也從死者臣之罪也逢先君之亂忘者後君

之罪也三者均有罪而三子為良何也曰亦志而已矣非良三子也甚哉穆公之以人殉也彼三子者志大義徇小節其器腫矣豈君子所謂良乎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知所止而止莫吾標也若楚與棘是秦之徒女安止乎非所止而止戕之者至矣夫夙夜無違命者妾婦之道也男子之事君正命固不可違非正之命則可違也亦嘗聞古之君子冠乎筮日加冠于房出立于阼有成人之禮代父之義賓至主人成賓曰某有子將加冠于首願教之也賓祝且戒之

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攷維祺介爾景福至于再加戒焉三加又戒焉字又戒焉既冠成人父母莫不欲其壽考也兄弟莫不欲其難老也朋友莫不欲其受福也以繼正之體從不正之命傷父母之愛失君臣之義違賓師之訓可謂士之良乎彼三子者猶賢於搏虎徒涉者耳嘗聞名者治之本也據天下之會定天下之民莫先乎正名名不正雖聖不能為也有周之盛王先是具矣及其衰也慢之是亂之由興也詩曰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

天下易從也無所視而從則諸侯僭禮大夫逾制民瀆法雖有刑罰何益於救亂哉

或曰周公作金縢其訓後世之為臣者忠于主雖命可易焉信乎曰周公教人者備矣於是也何有昔武王老成王幼管蔡不肖惟周公身任天下之重也身任天下之重萬世咸賴變不謀寧焉烏足以為周公乎衛道也周防患也深防亂於未然其惟金縢乎微是周室其變矣或曰昔群臣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我書序亦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以天下與人

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之在位也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不知舜堯舉舜於畎畝之中授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則衆且譁雖堯莫之能遏也曰我其試我民未忘乎堯也舜既理天下之政其膏澤流於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也曰我君也堯然後授之以位而去之故曰試焉非一日之謂也曰堯之試舜也既聞命矣敢問舜之禪禹不言試何也曰當堯之時洪水逆行天下愁病帝命禹治之禹由是蹈險阻疏九川

導九河驅龜鼉蛟龍之屬放諸海汲汲然盡力
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及水功既成民始獲陸
行而宇居禹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
視舜也書曰洛水懋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子懋
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禹之功被於民也大民之歸之也順不待終試
而天下安之矣舜授位而去然尤惠天下之議
也巡狩於外以遜之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此
之謂也夫聖人之用也有迹無迹則亦未免乎
天下之議也

或曰齊桓城楚丘何以不與也曰僭僭則如何
曰在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駉牝三千匪
直猶不正也塞淵者不達乎禮也天子之馬三
千備國用也而諸侯有之自僭也曰為齊桓者
如之何則可曰狄人既逐請命于天子城之天
子城矣請命于天子封之則曰天子城楚丘以
封衛而桓仁在其中矣孰謂桓不知禮哉詩云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于成
王夫城必命于天子而經營四方者諸侯之職
及其成也必告于王

或曰堯患洪水求治于四岳四岳薦鯀不得已
曰試可乃已柰何以天下之命試人也鯀卒不
成功殛死夫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
二者必有一於是曰是舉得也當堯之時洪水
泛濫中國下民昏墊四岳薦鯀度其可施於水
非論行也堯從而用之急民之患也當是時禹
以文徵堯安得不用鯀哉九載績用弗成責成
云爾謂之無功不可也其罪也非專罪丁水也
使其功成則免矣及禹之興其用力少而成功
疾因其利也禹得水之性鯀失水之性故其功

異尔高之前無鯀堯其舍之乎

昔者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後世吾不
觀其彷彿焉非獨不能遜而又設筭於道者豈
不哀哉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湯伐桀先伐葛伐韋伐頤桀不悟而後放之文
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
觀兵於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大戒而不戒者
自亡而已何有於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
之非吾之志也非其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
逢人之惡利人之位者人亦利其位

天子都洛陽言者曰斯不足嶠雍之固也鄙哉
齊東野人之論也天子以天下守諸侯以一國
守天子而守固何以示諸侯之大乎使天下之
兵來環王都是雖有固將孰守之夫洛邑天下
之表也四通八達貢賦均焉有道者足以垂鼓
而朝諸侯中君則無所恃而修德亦戒之大者
也
物莫不寧於泰然泰不久也而否承之故虞泰
之時而上之人不能制法立度未有能久者也
夫制法立度非以新一時之耳目也所以久泰

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其時則成王其事則周公其功則年七
百而世三十非唯天道亦人事也後之有天下
者豈不逢其時哉然而不能久者失乎制法立
度也夫城復於隍而後欲其有為者吾未見其
能濟者也

治天下之道復則安變則危不可不審也湯武
之於天下其善復者乎天下之人不覩吾所為
者故其道不謀而成也不善復而變之者莫愚
於秦使天下之人嗥然以議紛然以動議而且

動則民去其上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春秋之義有誦詐逃惡者聖人從而覆之覆之
滋見之耳齊侯滅紀紀侯未有聞焉患諸侯之
譖也莖伯姬以文之春秋書曰齊侯莖紀伯姬
欺也一室之中不可欺孰謂天下可欺乎哉
或曰周公攝政七年而天下大治使周公居攝
而不幸成王崩周公者宜如何曰奉叔虞曰叔
虞非所命也周公代之如何曰惡是何言也
聖人不處疑而成謗如處疑成謗則天下之濫
者藉其名以起蓋天下之亂者未有無名而起

也以周公代之則是處疑成謗也處疑成謗斯
謂之周公乎曰聖人以率天下之心使天下由
我而寧雖疑且謗何傷曰非以疑且謗不可蓋
義不可也武王之處我也乃所以命我也武王
豈不知周公哉然君而立乎天下之大命也惡
後世之亂也蓋不敢私也若曰孺子不若且使
且左右之亦無異乎且之臨吾民也周公亦以
為然耳若之何求天子之位而後康天下之民
哉
天不能以禍福告人以善惡告之而已善則以

興不善以亡使天下視斯擇焉故曰告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人有苦烈寒則嗟曰吾廬不足以禦風雨衣不足以被膚體吾何貧困至此極矣遇酷暑則無嗟焉曰固也其氣則然非樂暑而戚寒暑則舉天下共之寒則私也為政者能推此道則天下無怨民矣

復讎之言起於六國之時非生於王者之世也天立之君以持民之生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為吏而賊民者戮三者皆由上出未有俾之自

治也聖人之言主於治不主於亂而復讎者民自治也民自治而無君也烏有上無君而下胥持以生哉吾故曰復讎之言蓋出於亂世處士之言非聖人之言也

或曰民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歟曰然是則君與父等也今齊人有慢楚人之父楚人亦慢齊人之父齊人慢楚人之君而楚不慢齊人之君何也曰楚人之君視其民鞠育仁愛之心亦若齊人之視其子乎曰否否則求其報也奚得哉有民而不愛非吾君也譬如行路之人為行路之

復讎是亦必無而已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夫不施於人而人報之者未之有也才也治不才能也治不能分則然也今才也治不才責其不已若能者治不能責其不已若是之謂以已望人以已望人則分相似也烏用君即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夫天固佑民而作之君師非夷民而責之也

古之聖人起必曰受天下不曰取天下詩曰履德不回以受方國文王之謂也已矣乎吾不得而見之也昔者虞舜之朝勞者

遜功賢者遜德故天下之人化之畊者遜畔行者遜塗商遜利於市工遜技於肆下莫不與遜以事其上已矣乎吾不得而見之也夫上與遜則下德厚故君子入其朝觀百官之有遜者不問其國治矣

其君殘賊於天下故不得已而伐之者湯也雖殘賊之人吾放之其志不有乎天下也天下之人歸之其心振然不自安願得夏之賢子孫盡之治天下而不可得也伐暴吊民得天下其心若湯可也

壽者以得其正命者也不得正命雖壽猶夭也
或曰子路在衛結纓而死正乎曰正則吾不知
也衛亂子路可以無死死而結纓惜乎在不正
之後也不正之正君子不由也
齊桓之強莫大於葵丘之盟莫多於五禁之辭
其終事也曾微一言事天子於京師是約諸侯
以自尊也人曰齊桓會諸侯尊王室吾不信也
○竊天位者之於天下也惴惴焉惟恐人之一
蹙而覆已也人常曰小人得志小人豈嘗須臾
得志哉

或曰夫欲取之必固與之然則與之者取之始
也惟聖人能知與為取乎此非聖人之心強國
之道也古者聖人之於民也必固與之非有以
取之也吾所養而不與之其誰與之云耳天下
之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彼其所以懷者
性也非報我也伯者之民常與而取之惟恐其
不至且人怨之所由興也聖人之心其猶是乎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亦曰養之而已耳豈
曰取之云乎
舜為天子盡得天下之善言者無他善忘吾勢

而已昔者居雷澤今也廟廊之上昔者野人相
與游今也南面而朝諸侯其居處禮制則異而
其氣則同也人何憚而不盡言乎

聖人歲用於言表而使後世達者自得之非自
得而指之則惑惑則亂亂則不智莫大焉

或曰文王為西伯太公伯夷天下之元老相率
而歸之其心同文王建一善謀行一善制一老
相與佐之其心亦同思救天下之民也不當如
出諸水火武王伐紂太公為之將兵天下已歸
周北面而受封焉伯夷獨以為不義不食周粟

而死其心若不同何也曰紂之殘賊天下仁人
之心危若綴旒然太公相武王惟恐天下一日
不得武王也思救天下之民也如此伯夷自謀
曰武王之佐有若旦望有若君奭南宮适有若
散宜生號叔居其左右前後不少我也吾亦何
為哉吾其救萬世之民乎惟是非武王而去之
武王猶非况不至武王乎其救萬世之民也如
此故去就于周者異所以救民者同是二老之
心一也

或曰伊尹畊於有莘之野始也三聘而後起終

則五就桀桀不用就湯亦如之義若不同何也
曰古之以道自任者舉若是也始也不應聘大
吾用而已非忘天下也大吾用者尊吾道也吾
之道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存乎已吾欲不自
專如堯舜何及其出也不敢有已急吾救民也
民之病甚則吾不可一日無君也故雖不同其
用一也
或曰齊侯攘狄而封衛可謂仁矣齊侯之仁見
於詩孔子定詩宜列諸齊而反列諸衛何也曰
斯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蓋孔子不與齊侯

之封也封衛齊侯也詩列諸衛以見齊侯之仁
在衛而不在周也苟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
○孔子遇師冕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有人
曰某在斯某在斯曰是相師之道也使天下之
人無所見者皆知所從是孔子之心也孔子之
心汲汲乎救天下吾於師冕見之矣
秦國之危久矣蕪葭之詩無以固之國人刺焉
其存十餘世非勢也幸也由始皇而上幸而敵
國者存焉使速得志亦速亡而已矣
吾於咸恒見君子之出處矣君子之處也君下

之不敢有君之已求及其出也君之已用不敢
有臣之已用君不敢有也故能成其道臣不敢
有也故能成其業

詩者下民之情而君子述之者也民之為言也
暴君子之為言也順知夫詩者君子之愛夫君
也

天之立君以養人也非使之倍天下以養已也
古之王者賦於民不過什一其外不敢一侖以
取諸人故君之於民常足矣後世取於民無制
無制逆氣也逆氣養已已暴又從而誅戮之由

是上下交不足而國亂夫天下之亂未有不由
民不足也

田不井畫國不封建使民病也久矣無濟天下
之心者莫能復也嗟乎吾讀其書矣未行其志
也今有大有為之君得三十年可以定矣天下
十帥使自近者始一年平之二年教之三年用
之又轉而之他亦然百里之國擇其君授之以
制俾往為之治吾國安吾民利吾子孫焉有不
盡心者乎一帥三年十帥三十年吾見文王之
道行乎今矣吾嘗終夜以思不若且日行也詩

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履天下之藉廟祀乎孔子加以王爵北面盡禮
以見之曰是嘗明吾君臣之禮序吾父子之親
憲吾治天下之法厥德茂焉蔑有過之者矣斯
言得其宜使竒亂者不得行其間而世有佛老
者乃夷貊之道其為法拂吾君臣之禮瀆吾父
子之親亂吾治天下國家之法其祀遍天下而
其徒伍乎民而上之人乃率天下之人祀之益
嚴以恭又何反也
天下有三疾死喪不預焉吏暴而政惡一疾也

賦重而後數二疾也詔令數勗民無信焉三疾
也
諸葛不知道孰謂知道乎枉不服曰無畏寧尔
也即其長而帥之弗我有也不動小利不苟小
得曰無棘人緩中國也其志大矣當其未出也
三訪而後應得伊尹之心焉任天下之重小文
夫者焉能之乎功未成而死匪人也天也
仁者之兵養於天下其次養於四隣危國之兵
養於邊鄙
君子之德莫原於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
我之膚髮則愛之他人膚髮則不愛我之飲食
則用之他人飲食則不用是謂不知類我之妻
子則愛之他人妻子則不愛我之知識則與之
他人知識則不與是謂不知怨
知夫詩者則知人之情知人之情則知人之性
知人之性則知物之性知物之性則知天地之
情矣
往而不來者其周公乎周公不可得而見也得
見孟子斯可矣孟子吾不得而見也得見董子

斯可矣董子吾不得而見也吾竊求諸人也詩
云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聖人有與人同者是亦與民而已矣

仁人之兵天下無敵焉謂之天吏然而命之代
暴除亂者天也俾之為人為善者天乎哉天能
與人時不能與人道

膠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輪不能致千里之遠
拘庸庸之論者無通變之略持規規之見者無
過人之功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
冰之將之

堯有黜陟之法獨其法存焉堯有未嘗用也或
曰何謂也曰堯得天下賢能而官之使之不肖
者不與焉雖有堯惡在其間亦莫敢露其鋒則
黜陟何施哉蓋法不可不著也
讒言之興猶曰君子無信焉而愷悌者君子之
善名也讒言可畏如此

君子之取人也不以其善掩其惡不以其過掩
其功是故孔子稱管仲以仁而又目以小器夫
稱之以仁者美其一時之小功而目之小器者
責其終身之全善也如孟子稱伯夷以清而又

目之以隘夫稱之以清者美其得聖人之一節
而目之以隘者責其有所不通也

爵祿天也不可以無分惟王者親戚則可以得
之是亦有分也詩云不狩不獵胡瞻尔庭有縣
鶉兮鶉微物也不可以無分得况其大者乎詩
云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庶
民之親以乾餼况天子乎吾之養天下者大推
而及其親者小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斯可以無
分得是亦有分也
或曰異哉生民之詩過也曰何謂也曰詭也曰

蔽我子之為詩也詩之辭末也志本也志之所
之辭或過焉其歸正而已詩曰生民尊祖也信
矣告始生而神明者辭也吾祖嘗有大功於天
下我推以配天者志也在他人則不可在周之
子孫可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達哉孟子之言詩也
今之祖考有茂勲於國則為之述曰天命我君
澤斯道於民此所謂天豈諄諄然命之乎天固
俾吾君為之乎
燭秉之者莫若隨之者見之明矣奕為之者不

若觀之者之詳也人之智長於人短於己求人
之是非易求己之是非難李翱曰九慮已事則
不明斷他人事則必明已私而他人公也
或曰商之有頌何也曰聖人存一意而有三益
矣何謂三益曰大商祖之德一也與紂之不憾
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志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
曰頌是也曷謂與紂之不憾曰憫廢也曷謂明
武王周公之志曰存商也
母苟安而學也志求諸道母苟幸而名也志輔
諸教母苟祿而仕也志安諸民君子志斯三者

則可立於身而孝於親也
堯舜之仁未必不用刑也蓋有恩以勝之禁紂
之暴未必不用恩也蓋有刑以勝之恩勝刑謂
之仁刑勝恩謂之暴仁暴之分在恩刑之相勝
耳
堯之朝四凶黜非一舜之力也蓋賢者衆焉耳
紂之朝三仁黜非一崇侯之力也蓋邪者盛焉
耳
舉天下知孔子之言而不行孔子之道是不知
孔子之道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既不能

有之焉能似之哉

吾觀孟子有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之說則知
神尚有責况於人乎夫為人而無責則是無恥
也無恥斯禽獸夷狄矣

或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不亦樂乎曰中有樂
乎耳非樂乎有天下也樂養天下也昔虞舜起
畎畝之中居堯之位罷朝則鼓琴愉愉如也非
樂為天子也道無負於天德無慙於民以道德
樂于中是也以位樂乎哉曰然則舜無憂乎曰
當其未得天下之善言則憂不得既得之又何

憂哉

聖人之治天下天時莫重焉生民之本也時之授於人天下之大務也故廢時者受上刑古者時令莫若豳詩之備也文武之上世世享天澤者先是具也故有司歌之以貢于上上之人潤澤以布乎天下天下有不足於衣食者吾不信也周公雖往其法存焉無所禦而不為書焉用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有之曰古者建國諸侯必待天子命教然後為學非禮則然是漢之督儒之言也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未有不先教而后治者也學者國之大本教者國之大務諸侯受命於天子天子錫之士告之曰至尔封無忽尔教予則大賚汝如是曰必有命是妄也教如飲食人待以生而曰姑待天子之命而後進之可乎諸侯受封於天子有待命而後為之者有不待命而為之者備甲兵討有罪此待命而後為之者也立學校正法度此不待命而為之者也詩云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尔位詩之說刺為可救也不可救則詩不作矣天子

下堂見諸侯自衛頃削諸侯日強王之所存者
名尔孔子不吾正誰其正之栢舟之詩衛作也
孔子列於邾鄆不與衛之拜諸侯所以存王命
者也衛有二國明主在上不得有之信義也春
秋齊侯城楚丘而不書齊詩實衛而曰邾鄆其
義一也

或曰治天下者教民而不從豈不勝其欲乎曰
教之速其成猶不教也不教亂也教之速其成
亦亂也教之勝人猶藥之勝疾今以一年之藥
治積歲之疾疾不間曰藥不勝疾又從而廢之

雖有扁鵲無所施其能矣夫一日有所行欲變
天下之民民猶未及知之又從而廢之曰教不
行也其可乎夫欲勝之必固正之亦在久而已
矣
或問諸侯死社稷是則諸侯守社稷之士而不
可矣夫之非也而太王居邠狄人侵之遂遷于
岐山之下居焉可乎曰是不然吾知其請命于
天子矣故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夫來朝者是請命而來也不然特不
勝其諉矣又烏得為賢也哉

知進退識時變臨物而不惑者其惟申屠蟠乎
太學之興也士之盛也莫不振衣引足願居其
間吾獨指秦以為病馬及群黨坐于微棘之中
我獨優游乎外人皆以妄死我獨保正命以沒
可謂獨立君子達吉凶之命者也使若人而生
於秦其智足以自默秦能驅而害之乎
孝莫大於格親之非父母有過子之諫也三不
聽則退慕退省不敢怨非成已也成親之善也
罪莫大於親之惡世之為人子者親之有過不
敢諫又從而逢之曰我安親之心故不欲拂其

所為今之所謂孝行古之所謂逆德也

元首股肱一體相須而成若尊卑之禮名位之
迹所謂分也非上下之心也古之所謂君臣者
或相歌頌或相稱德御下者不敢有其尊奉上
者不獲懼其威道交而心接朝廷之間至和樂
也法家者起於亂世其御下也桎而後已堂陛
之間一筵而千里也君居上而不交於下臣在
下而復懼其上故其心無感而通焉易曰天地
不交否
齊桓之言無過雜信斯言也若有意於民推而

廣之然而不大者未之有也知其一而不知其
他故若是之挈挈乎

作白駒之詩者其知賢者之志乎士挾於已者
至貴也萬鍾於我至約也推至約以易至貴易
能也然而不為者上之人怠豫爾其詩曰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夫推至
約之祿以易至貴則其人可實用也可寶而莫
吾寶是以有遠心焉

武王伐紂以箕子歸作洪範北面而受教焉立
武庚用微子啓其心不敢私其天下也厥後殺

人而代位亡國之子孫曾不敢保其元是亦何
心哉

能致衆力至勞而用至約者百工之事也能致
約力至逸而用至博者君子之道也世之為教
者曰我善治吾簿書也我善督吾財賦也我善
勞吾躬以從事也是百工有司之事也今之所
謂善政古之所謂人役也故君子會其宗推其
綱問其所宜不問其所成察其所歸不察其所
存是謂大成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今為百
工有司之事曰我善於此難乎與言大成也

函居變風之末者善變也其不變者悔也悔而
不正不若不悔之正也故繼之以小雅焉小雅
以復久而不惰則大雅復矣大雅復則頌聲作
矣其節然也此義也所以為戒也
或曰孔子周行天下歷聘諸侯欲行道也欲行
道而亟去何也曰上則遇之不以禮下則道不
行如是而不去則是干澤也謂不可與有為而
不見則是罔世也日月逝矣不行何俟詩云鳳
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而止蓋飛者度其所集
也翾翾勞也止其志也飛非其志也亟去豈孔

子之心哉不得已也

君子之與人也弗信其始言歸其善而已矣彼
周公曰吾坐以待旦將有為也彼盜跖曰吾坐
以待旦將有為也有為君子之所與也治人殺
人奚從而與之其坐也同其作也異君子亦觀
其坐作而已矣

春秋之臣欲強其君而弱周其猶毆其祖以拜
其父也如之何勿思

魏晉之世君子之隱者披深林坐幽谷之中編
木膚而衣之茹草實而飲澗泉睨在位者不啻

若寇讐不亦甚矣吾黨之隱者異於是觀斯時也遇斯人也言不行則言隱知不行則知隱不可與有為則以其罪行人不知其罪於人也是吾黨之隱者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言蓋言隱也○養天下者樂莫大焉以天下養者愛莫大焉甚哉在上者不養其下非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棗獨在下者不出力以事其上亦非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交相養也上下交相養者天理也而言我有德於彼何哉此親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諸侯以為已

歸者聖人理以之歸也天子者諸侯之父也而諸侯者其國之父也其國之父既歸其子奚異適我秦橫廢天下之國罷諸侯壞井田之法民不知事其父焉有能事其祖者乎治天下者不足謀雖夙夜論其末奚補哉

君子之為善善之久子孫有時而惡焉小人之為惡惡之久子孫有時而善焉故孟子以五世云爾

或曰今之所謂繫辭果非聖人之書乎曰其源出於孔子而後相傳於易師其來也遠其辭也

墜而增加者不能無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
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
者其有憂患乎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商之末世
周之盛德邪若此者雖欲曰非聖人之言可乎
其曰河出崑洛出書聖人則之幽贊神明而生
蓍若此者雖欲曰聖人之言可乎凡學不通者
感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道之充者須時以用之物之穉者須澤以養之
須時者養人須澤者養於人此君子小人之分
也

天下治則諸侯無詩世儒謂詩不興於上古之
世吾不信也夫詩生於民民樂而後有諷刺興
焉諷刺者詩之變也有民則有情有情則有感
有感則有詩政之情通以詩詩之情將以樂且
上古為琴為瑟而樂已成矣豈無詩也哉
或問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果其然乎曰是
不然也蓋契之生日乙鳥至爾所謂履帝武者
履高辛之跡而行事爾果曰其然不究於恠乎
○或曰蘓耻一旦可責乎曰蘓耻之道在素養
之使之自備然後責之遽繩之以法則不勝其

責矣曰貪事害民庸民擾衆奈何曰吾之言非
謂皆不責也彼固食君之祿役使民上久矣焉
可無責也固有不待教而誅者第責之有道焉
苟不以直槩責天下之吏孰不可誅矣
天下為益成括者固多豈盡殺其軀哉其亦幸
免於世

天下一物也天下一物者以犬豕待其親者也
廢禋祀忘君師非禮樂文章以為不足法率其
類獨從乎無治之國以須死者是佛之道也內
則耗竭民力以豐己外則張皇禍福以惑天下

愚衆庶古之大奸巨賊未有甚於此者也居上
之人視其病不息之而又益之豈不哀哉

莊周之為道一物也一物則天下未嘗有理焉
不仁者莊生也今有人將加刃於人而問之曰
殺艾乎殺杜乎有曰已之若何有曰不得已殺
杜者君子猶以為順也有曰殺爾艾杜奚擇焉
君子以為無親矣殺一杜艾而無擇君子猶以
為無親有執刃臨人與豕而問之曰殺人乎殺
豕乎有曰殺爾人豕奚擇焉可謂順乎人與豕
無擇則天下一

或曰荀揚之學何如曰奚以問歟由孟子以來
道學不明我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
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
哉

儒志編終

附錄

儒志先生學業傳

皇祐賢良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少
敏悟書經目輒成誦勤篤廢寢食初習
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三
甲進士第洪氏登科記云是年應制科
者十有八人宰相不曾留意取士密諭
考官只放一人過閣下試六論賢良趙

考若中選及對策又黜之是年制科終
不取人景山幡然不調而歸盡焚獲作
縱觀經史百家之書攷別差殊與學者
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
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其所著書多不
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首
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誠之原又曰
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便

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
矣旨意若此者衆君子評其為知德之
奧竅末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
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濫邪之
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
已哉是其自負豈淺淺者當慶曆皇祐
間宋興來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
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

道學二字著之話言此永嘉理學開山
祖也不幸有則亡之嘆後四十餘年伊
洛儒宗始出後游諸公還鄉轉相授受
理學益行而溢觴亦有自焉
紹熙一年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永
嘉後學陳謙撰
儒志先生像贊

公諱開祖字景山登皇祐癸巳鄭

獬榜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出
佐處州麗水縣既而不樂退居郡
城東山設塾倡鳴理學於瀛洛未
作之先講下常數百人年三十二
而卒學者尊之曰儒志先生為永
嘉道學開山祖著儒志一編以貽
後人及之嘗借為序因拜公遺像
景仰高風教為之贊云

溫乎其容淵乎其中含英萃精玉蘊金
春灑然正大光明之氣倡為理學道統
之宗著儒志一編而首言復性對賢良
三策而致力履衷試秘書而才猷允懋
寄民社而治績尤隆倦後事恬退東山
之麓開來學大施時雨之功其生也時
當灑洛未作其沒也年若洙泗今終噫
是宜二學立祠尊為先賢之首位名與

斗山而並崇也宋乾道壬辰春知樞密
院叅知政事同里許及之拜書

陽春其盎良玉其溫扶輿所鍾噩噩渾
渾東山講道學者是尊當伊洛之未作
承洙泗之淵源杜滌邪路闢皇極門儒
志一編闡道之原賢良三策衛道之垣
功扶世教澤裕後昆使天假年安知其
不扣聖人之幽閤也邪元泰定丙寅夏

五月望後三日公議大夫海北海南道
肅政廉訪使後學王都中謹書

永嘉賢良王公遺書跋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
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乾
溥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
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
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

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濟斯
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太過人者矣
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尚公遺書
皆以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
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嘆惋久之茲過
永嘉尋友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
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墓文
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

迹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戲慶曆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羣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

而遽卒庸非天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

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償
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為人後志
其寡陋識于篇末而翹翹望焉洪武庚
戌春三月甲子翰林院國史編脩致仕
眉山蘇伯衡識



